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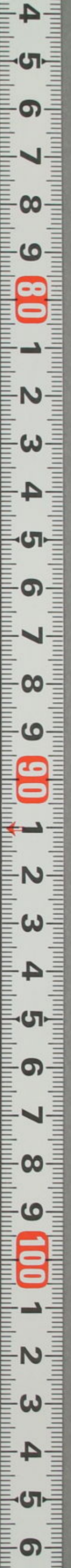


莊子註疏

大正之叻

仁13  
1603  
12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一	
經書	
第 318 號	
第 12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明 卷 12  
1605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郭象注

寓言十九 寄之他人則十 疏 寓寄也世人愚迷妄為猜

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故鴻蒙 專言十七 世之所重

雲將肩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 虛言日出和以天倪

七見 疏 重言長老鄉閭尊者也 虛言日出和以天倪

信也 老人之言猶十信其七也 虛言日出和以天倪

夫危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言曰物隨變唯

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

分自然之分 疏 危酒器也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

盡則和也 分也和合也危滿則傾危空則仰空滿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無的當故謂之之言耳言出於已俗多不受

之類皆所疏籍假也所以寄之作人十言九信者為假託外人論說之也親父不為

其子媒親父與之不若非其父者信然時有信者輒

以常嫌見疑疏律構合也又談其子人多非吾罪也人

故借外論也疏不信外人與之信者多矣非吾罪也人

之罪也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足受寄吾父也非

實而聽者妄起嫌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非也疏

疑致不信之過也夫俗人顛倒妄為滅不與已同見則同於已為是之異

取是二人取非二人不取是非一人

於已為非之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

疏夫迷執同異女見是非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

者以其者言文故俗共重之雖疏者言文壽考者之稱也

為是長老故重而信之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斯季

流俗之人有斯迷妄也疏期待也

者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疏期待也

者者是非先也待入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疏上下為

經傍通曰緯言此人直置以年老居先亦無本人而無

末之智故待以耆宿之札非閑道德可先也

以先人無入道也人而無入道是之謂陳人直是陳人

俗使共信之此俗之所疏無礼義以先人無倫之道

以為安故而尋常也疏也直是陳久之人故重之耳

世俗無識一至於斯厄言日出和以天倪日以曼行所以窮年夫

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行矣誰能定之哉故曠

然無懷目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然年矣也

**疏** 曼行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倪分故能日

循萬有接物無心所以寬迫化之天年極生涯之遐

壽也 **不言則齊** 疏 夫理處無言言則乖當故 **齊與言不齊**

也 **言與齊不齊** 疏 齊不言也 不言與言既 **言與齊不齊** 用其言則彼此

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自彼而立言 **故曰言無言** 所言之言彼

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也 **故曰言無言** 故雖有言而 **疏** 夫以言遣言言則無盡縱加百非

我竟不言也 **疏** 亦未措妙唯當疑照聖人知真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動寂出處默語其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言則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無言也豈有言與不言之別齊與不齊異乎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故曰言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無言也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耳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雖出吾



不復其本靈疏夫人稟受才智於大道妙本復於靈命則生亡矣疏以盡生涯豈得勤志役心施於造物此是莊子述孔丘之

語詞抵惠施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疏鳴也當中也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疏居父聖人與陰陽合德故風韻中於鐘

律言教考於模範也哉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

疏仁義利害好惡是非返彼前義應時陳說雖復言出於口而隨前人即是用衆人之口矣也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董定天下之定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曰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

乎吾且不得及彼乎目而乘之已止也彼孔子也車徒庸淺不能逮及此是尊乎再仕而心再化疏姓曾名莊子歎羨宣丘之言也

弟乎再仕之義列在下文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

不洎吾心悲也疏六斗四升曰釜六斛四斗曰鍾洎親在椽雖少而歡樂後仕親沒椽雖多而悲悼所謂再化以悲樂易心為不及養親故也

子問于仲丘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也謂參仕以疏縣係也門人之中無的姓講為親無椽椽之罪也疏當是四科士世之流也曾參

用其心知教既隨物物以順之如市從風不敢逆立向其本靜隨性定之故定天下之定也

已乎已

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徒庸淺不能逮及此是

尊乎再仕而心再化

疏

弟乎再仕之

義列在下文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

不洎吾心悲也

疏

親在椽雖少而歡樂後仕親沒椽雖多而悲悼所謂再化以悲樂易心為不及養親故也

子問于仲丘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

三科士世之流也曾參

備貨 子多三也備  
三依心可孝也三舉半  
豕也三牲依心可不孝  
也

仁孝為親永祿雖復悲樂應無  
係罪門人疑此咨問仲丘也  
曰既已縣矣係於椽夫

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

暢盡色養於色養而已故有備貨而稱孝子三牲猶

為不孝參既心存哀系得無係椽彼視三金三千鍾如

之罪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系也

觀鳥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椽柴

去耳豈有哀乎彼謂無係之人鳥雀大以喻子鍾蚊虻

樂於其間哉小以比三金達道之人無心係椽子鍾

三金不覺少多猶如鳥雀蚊虻相與

飛過於前矣決然而已豈係之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

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季而野利也疏昔在郭東

而從不自疏順於三年而通通彼四季而物與

也同五年而來自得疏為衆六年而鬼入外形疏神會七

年而天成無所疏合自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所遇皆

疏智冥造物神合自然故九年而大妙妙善也善惡同

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故無往而不具

自忘則穢累且去以至於盡耳疏妙精微也聞道

故能超四句絕百非義極重玄生有為死也則喪其生

理穿衆妙智照宏博故稱大也生有為死也則喪其生

疏處生人道沉澗有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自由也由

為適取死滅也有為故死

齊物篇中南郭子綦也子游子綦弟子也野管撲

也聞道一年學子心未熟稍能撲素去浮華也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玄象 天之古也  
象 日月星也

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  
公者此其死之由私耳  
疏 公平也自由也所以人  
愛其生不能公  
生也軌之死地者猶私  
正故勸導也  
而生陽也無自也  
夫生之陽遂以其絕  
非有 感於陽氣而有此生既  
由也 疏 無所由從故不足私也  
而果然乎疏 果決定也  
決定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然而果然故無適無  
如此 疏 夫氣聚為生不足氣散為死死不足哀生  
而至 疏 死既齊哀奈斯泯故於何處可適於何處而不  
可適乎所 天有歷數地有人物吾惡乎未之  
自足 疏 夫  
在皆適耳 天有歷數地有人物依地造  
歷度數玄象麗天九功四極人物依地造  
化之中悉皆具足吾於何處於外未之也  
莫知其所終  
若之何其無命也  
理必自然終不再  
疏 夫天地晝夜人  
於知非命如何 物死生尋其根

由莫知終始時來運去非命  
如何其無命者言有命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  
命也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有意也故  
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命而後命理全也  
疏 夫  
去生來猶春秋冬夏既無終始豈其命乎  
其有命者言無命也此又遺其命也  
有以相應也  
若之何其無鬼邪  
理必有應若有  
疏 鬼神識也夫耳眼  
於物境義同影響豈無靈  
乎其無鬼者言其有之也  
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  
邪  
理自相應相應不再於故  
疏 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  
若其有靈如何不亦其有鬼  
雖有眼耳則不亦色色  
者言無也此又遺其識也矣  
衆罔罔問於影日若向也  
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





動之類也。支往來運動形影共時，即無再待成資。獨化獨化之理，妙絕名言，各言問答其具之矣。陽子

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疏

姓陽名朱，字子居之，往也。沛，彭城今徐州是也。邀，遇也。梁國今沛州也。陽朱南邁，老子西遊，邂逅逢於梁宋之地，適於郊野。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而與之言，不可也。疏

昔逢陽子，謂有道心，今見務學，知其難教，嫌其異俗，是以傷嗟也。陽子居不

谷，疏。自覺已非，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

盥，澆酒也。櫛，梳也。宿逆旅之舍，至止息之所，於是進水漱酒，執持巾櫛，膝步肘行，盡和履恭，殷勤請益，度象

鐵，曰：向者第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

矣。請問其過。疏：向被抵訶，欲請其過，正逢行李未者，閉

也。老子曰：而唯唯，肝肝而誰與居。疏：唯唯，肝肝，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

疏：唯唯，肝肝，跋扈之貌也。而，汝也。政，尊威勢，矜莊耀物，皆哀憚，誰將汝居處乎。太白若厚威

德，若不足。疏：文人廉潔貞清者，猶如汚席也。威德圓滿者，猶如不足也。此是老子引道德經以戒

子居。陽子居就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疏：就定，然慙悚也。既兼教旨，驚

懼更深，誓首虔恭，敬奉尊命也。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

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甕。疏：將送也。家公，主人也。揚，燒火也。陽朱往，流正事，威容含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席，妻執巾櫛，先望之人避席而走，然火之者不敢當甕威

華子雜錄卷之三

一八

勢動物一其及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等疏從浦反

至於斯矣教戒除其容飾遺其衿衣混迹同塵知光順俗於是舍息之人與爭席而坐矣歸已蒙

勢動物一其及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等疏從浦反  
至於斯矣教戒除其容飾遺其衿衣混迹同塵知  
光順俗於是舍息之人與爭席而坐矣歸已蒙  
夫位登九五威跨萬衆人倫尊直莫莫於  
况他物乎疏此尚不以斯榮貴損室生涯况乎他外事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郭家注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列支子州支父

子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困憂之病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疏堯許事迹具載內篇姓子名

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我為帝亦當能以為事故言猶

之可也幽深也憂勞也言我滯境幽深固心憂勞且欲

修身庶今合道未有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

况他物乎疏夫位登九五威跨萬衆人倫尊直莫莫於

此尚不以斯榮貴損室生涯况乎他外事

况

物何能介意也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夫志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唯此之人可疏

曰予適有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疏 舜之

具又在內篇支伯猶支父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

之所以異乎俗者也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貴易奪其生自非有道孰能如是故異於疏

能如是故異於流俗之行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

之中冬日衣皮毛夏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勤秋

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

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疏 姓善名卷隱者也

時自得天地之間逍遙塵垢之外道在其中故不用天下悲天子之不知余也遂不

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疏 古人淳樸嚙帝為子

悲嘆舜以天下讓其友石后之農石后之農曰捲也卒后

之農人葆力之士也疏 后字亦有作戶者隨字說也石

農此則舜之友人也葆牢固也言舜心志堅固力勤苦

腰背捲捲不得取休以此勤勞斲來見讓故不受也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其戴疏 字以入海中

終身不友也疏 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高麗猶有此

風以舜德化未為至極故携妻子不踐

卷三十九

倭狹也國名也

其土入於大海洲島同大王實父居邠狄人攻之疏實父王季

之中往而不又也也邠地各狄人儉也事之以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大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樂

者土地也大王實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勅居矣魯晉臣與為

狄人臣奚以異疏事奉也勉勵也奚何也狄人貪殘意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望前養曰杖策而去之民相連

從遂國於岐山之下疏用養土地也所養百姓也

存地故不可也曰拄杖而去夫大王實父可謂能尊生

民相連續遂有國於岐陽外地也矣能尊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賤不以利累形

今世之人居高貴尊貴者皆重矣之見利輕亡其身豈

不惑哉疏夫乱世流偽人心浮淺狗於軒冕以喪其身

越人二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

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

艾乘以至輿疏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王與君之

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為君故乘以玉輅王子

玉輅也越國之人頗殺君主王子怖懼逃之丹穴

卷之三十八

下但女

三

卷之三十八

三

搜接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

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

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疏接引也

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車非惡為君恐為韓魏相與爭

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疏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

之賢人也韓魏相鄰爭侵境上于文子華子曰今使天

下書銘於君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疏

銘書記也攫捉取也廢斬去之也假且書一銘記投之於前左手取銘則斬去右手右手取銘則斬去左手然

取盈者必得天下君取之不以取辟喻借問韓侯也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疏云

不能斬兩臂而取亦合也子華子曰甚善疏歎君之言其當於理自是觀之兩

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疏自從也於此言而觀察之則一身重於兩臂兩臂重於天下天下又重於韓韓之與天下輕重之遠矣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

得也疏所爭者疆畔之間故於韓輕重遠矣而必固憂愁傷形損性恐其不得豈不感也僖侯

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

知輕重矣疏 領悟其言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

以幣先焉疏 魯侯魯哀公或云魯定公也姓顏名闔魯

齊持幣帛先通其意疏 顏闔守陋間苴布之衣而自斲

苴布鹿布也飯飲也居陋陋之間巷

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

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

審之疏 遺與也不欲受幣致 使者還及審之復來求之

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愚實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

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去首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

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性也疏 緒殘也土

也夫用真道以持身者必以國家為 今世俗之君罕多

危身養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依也必察其

所以之與其所以為疏 殉逐也察世人之所適往觀察

也 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

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

侯之重哉疏 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御

以報恩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也

客

夫雀高千仞以珠彈之所求者輕所用者重傷生殞物其義亦然也子列子窳容貌有飢

色容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御冠蓋有道之士也居

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疏子陽鄭相也御冠鄭人也有通而窮

遊之客譏刺子陽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

者每拜而辭疏命召王倉之官令與樂冠粟清高辭謝不受也使者去子列子

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

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令邪疏

與粟不受天命貧窮嗟惋拊心責夫罪子列子笑謂之過故知禦冠之妻不及老萊之婦遠矣

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

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

陽疏子陽嚴酷人多怨之左右有誤拊子陽弓者恐必得罪且國人逐獬狗遂殺子陽也楚昭王

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疏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遺平王謀殺

子平月奔吳而耕於野後至吳王闔閭之世請知伐楚遂

破楚入郢以雪父之讎其時王窘急奔走奔階又奔於

鄭有屠羊賤人名說從耶王昭王及國將賞從者及屠

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夫主及國說亦及

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

獬又作獬狝狂大也

騶或作讎



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及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身不足以死寇兵軍人鄧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者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疏三旌三公也亦有作珪字者謂三卿皆執珪故謂三卿為珪也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

萬鍾之祿吾知其貴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安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及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疏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忠字憲也周環各一堵謂之環堵猶方丈之室也以草蓋室謂之茨也褐粗衣也匡正也原憲家貧室唯環堵仍以草覆舍束條為樞蓬作門扉破甕為牖夫妻二人各居一室蓬雨濕而絃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疏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榮華其軒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疏

蓋是白素裏為緝色車馬高大故巷道不容也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疏緹躡也以華皮為冠用藜藿為秋貧無僕使故自應門也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愿

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

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疏却退貌也以後

繫者故懷慙愧之色愿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

教以為己在義之隱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疏也飾莊

嚴也夫趨世候時希世言貴周旋親比以結明黨自求名譽學以為人多覓終束倫教以為己託仁義以為姦隱飾車馬以為銜矯矜空君子耻之不忍為之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

束脩者束十束也  
脩脯也言束之脯心也

手足胼胝疏以麻縑袍絮復無表裏也腫噲猶秒錯也每自力作故生胼胝三日不舉

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抵矜而肘見納履而踵次

疏守分清虛家業窮窶三日不登熟食十年不製新衣纓爛正冠而纓斷袖破抵矜而肘見履敗納之而跟

後夫也也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交疏歌商頌響南叶官商祭其辭理雅稱天

人倫故不與天子為臣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

者忘心矣疏夫君子賢人不以形挫志攝衛士不以利傷生得道之人志心知之然也孔子

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單胡不仕乎顏面對曰不願仕

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郭內之田十畝足  
 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  
 也而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國之意在聞之知  
 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  
 者無位不怍立誦之又矣今於面而後見之是在之得  
 也疏 射糜也怍羞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內修  
 之人豈復歎羞無位孔子誦之其來已久今勸國  
 仕豈非失言曰面又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  
 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疏 瞻子魏之賢人也魏公

山公子牟也公子有嘉道之情而無高蹈之德故身在  
 江海上而隱道心思魏闕之下榮華既見賢人借問其  
 術 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疏 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  
 也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疏 雖知重於生道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疏 若不能勝於情欲則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  
 無壽類矣疏 情既不勝強生抑挫情欲已損抑又乖心  
 故名重傷也如此之人自然夭折故不得  
 與壽考者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若宥也難為於布  
 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疏 夫太國王孫生  
 而榮貴遂能宥

棲谷隱身履難辛雖未階平玄道孔子窮於陳蔡之間

而有清高之志足以激發勵俗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

七月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

外篇已解既遭飢饉當無火食藜藿之羞不加米顏面

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無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窮於商周困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

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疏仕

魯而被放遊於衛而削迹誦於宋樹下而司馬桓魋欲

殺夫子憎其坐處遂伐其樹故欲殺夫子當無罪苦凌

籍之者應無禁志由顏回無以應人告孔子孔子推琴

賜未達故發斯言

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

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疏喟然嗟嘆貌由與賜細

之善道如斯困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

苦豈不窮乎窮於道之謂窮今在抱仁義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

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歸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

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在其

幸乎疏夫歲寒別木凋窮知士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

子路抗然執干而舞疏削然取琴也抗然奮勇貌

蘇軾曰云宜王云云

蘇軾曰云宜王云云

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条

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窮通為寒暑風雨之

序矣疏夫陰陽天地有四序寒濕入處其中何能無窮通否泰邪故設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辟之

風雨何足不懷哉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疏共伯

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勵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勵王為崇遂廢

共伯而立宜王共伯退飯還于本邑立之不喜廢之不怨道遂於丘首之山丘首山今在河內潁陽地名在襄陽未為定地名也故許由娛樂於潁水共伯得志於首

山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

紹運圖云宜王房王手也

為人也居於昧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

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曰自投清冷之淵孔子曰士志於仁者

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疏北方

風遊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際也名曰無擇舜之友人也后君也壘上曰畝畝下曰昧清

冷困在南陽西嶠縣界舜耕於歷山長於壘畝游堯門關受堯禪讓其事迹豈不知如是乎又欲將耻

辱之行汚漫於我以此羞慙遂投清冷也湯將伐桀

曰卡隨而謀卡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又曰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

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佗也疏姓

名隨姓務名光並懷道之人隱者也湯知其賢曰之謀  
議既非隱者之務故谷以不知姓伊名尹字執子惟世  
之賢人也忍耐也垢耻辱也既欲阻兵應須強力之士  
方將殺王亦籍耐羞之人化外之能吾不知也

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于隨于隨辭曰后之伐

桀也謀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于我必以我為貪

也吾生乎乱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殺桐水而死疏漫汚也桐水在潁川郡界字又作桐湯

又讓務光曰知者讓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

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疏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殺民謂征戰也犯其難遭誅

戮也我享其利謂受祿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

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又見也乃負石而自沉廬

水舊說曰如于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不合之外人

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不合之外故當付之

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沈然從衆得失無繫於懷何

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疏廬水在遼西昔周之

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

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疏孤竹國名在遼西伯夷叔齊兄弟讓位聞

新  
二季道也二列兄弟  
同  
一列官三公一始一列  
一番官也

文王有道故往觀之夷  
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

見之與盟曰加富一等就官列血牲而埋之疏岐陽是岐山之

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風是也周公名且是武王之弟

故曰叔且也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伐紂招慰

賢良故令周公與其盟誓加祿二級授二人相視而笑

官一列乃牲血釁其盟書埋之增下也

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

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疏未

也喜福也神農之世淳朴未殘四時祭祀盡於恭

敬其百姓忠識信實緝理而已無所求焉

樂與

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

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疏為政順事百姓緝理從於

已福願人之險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

以為已利也

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

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疏迅速也速為治政彰紂之虐

說以化黎庶可謂推周謀謨行貨以保兵威顯揚行

之亂以易殷之暴也

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

遇亂世不苟為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

身也不知避之以繫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

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

潔

穎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世之節也

論語曰伯夷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  
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  
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  
然中路而歎况其他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  
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  
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  
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來進遂至乎之  
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虎之君得肆其妻而莫之敢無也  
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  
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  
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亦非  
聖矣夫聖人曰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本無  
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疏塗汚也若與周並存恐  
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汚我行不如逃避餓死

於首陽山首陽山在蒲  
列城南近河是也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總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郭象注

李

過

孔子與柳下焉為友柳下李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  
 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馳入牛馬取人  
 婦女貪得志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遇之邑无  
 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疏姓展名禽字季食菜柳  
 居柳樹之下故以為號展禽是也魯莊公時孔子相去百  
 餘歲而名蓋富言也既者禽之弟名也常為巨盜故  
 名盜既穿穴屋室解脫門柵而取人牛馬也亦有孔子  
 作空字驅字者保小城也為害既巨故百姓困之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十四

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  
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  
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  
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  
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  
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  
弁將李之何哉且跖之為人如涌泉意如飄風強  
足以距敵弁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

入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  
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疏  
舖食也于首駢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  
將軍高義敬拜謁者云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  
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  
告之介作言造語妄稱文武疏言孔子憲章文武祖述  
堯舜刑定札樂遺迹將  
也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腸疏浮華雕飾華葉繁茂有  
類樹枝又將牛皮用為革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世來者世也

一

衣搖脣鼓舌檀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

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疏微倖冀望也夫

作孝悌序人倫意在平富貴封侯者也故歷聘子之罪

不已悛與有鳳兮之譏師金致芻狗之誚也

大極重矣走飯不然我將以子肝益餐餼之膳孔子復

通曰丘得幸於李願望履幕下疏言丘幸甚得與賢

儀容願履悵幕之下亦有作慕字兄朋友不敢正觀

者慕履迹也願履其迹猶看足下謂者復通盜疏曰使

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及走再拜盜跖盜跽大怒兩展

其足案劍噴自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願吾意則

生逆吾心則死疏趨疾行也及走却退兩

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義好無双少長貴賤見而

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并諸物此中德也勇悍

果敢聚衆率在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

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

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五竊為將軍

耻不取焉疏激朋也貝珠也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

黃鐘六律也

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

北史卷之五十五

三

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  
 罷兵休卒收養昆弟恭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  
 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吾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  
 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義好人見而悅之者  
 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與吾獨不自知耶且吾  
 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  
 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蓄我也安可長久也疏言大  
 民不可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  
 長久也

害。

置錐之地疏堯讓舜不投丹朱舜讓禹而商均不嗣故無置錐之地也 湯武為天  
 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疏殷湯周武總統萬  
 寡殺豈非四海利重所以致之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  
 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  
 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  
 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疏居居  
 之容于于自得之貞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  
 而衣無有相容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黃帝不能致德

五兵  
弓及戈矛戟世本矛  
戟鐵刀楯弓矢谷梁  
注一凡有八說詳會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壑流血百里致至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

黃帝戰故流血百里也堯舜作立郡臣疏置百湯放

其主疏放桀於南巢也武王殺紂疏朝歌之自是之後以強陵

弱以乘暴寡陽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疏征伐篡殺今

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弁以教後世疏孔子憲章文

為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惑天下之主而欲永

富貴焉盜竄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竄而乃謂

我為盜跖疏制縷腋腋衣淺薄之帶矯飾言行子以非

詐惑諸侯其為賊害甚於盜跖

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

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

疏高危之冠長大之劍勇者之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

君而事不成身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疏

仲由疾惡情深殺衛君蒯聩事既不子自謂才士聖人

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

天下子教子路殖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

道豈足貴邪世之所尚莫若黃帝堯帝尚不能全德而

世本莊子盜跖

五

戰隊鹿之怒流血百里堯不慈疏

謂不與并

舜不孝疏

為文所

禹偏枯疏

治水勤勞風柳雨沫致偏枯之疾半身不遂也

湯放其主武

王伐紂文王拘羑里疏

羑里殷獄名文王遭紂之難厄於囹圄九徑七年方得免脫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

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疏

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王也皆以利於萬衆是以進

於真道而不及於自然故可耻也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

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

非世抱木而死疏

二人窮死首山復無子胤收葬也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

而守節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

諸侯子貢遺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復其土汚其

君者不食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

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疏

申徒沉前篇已叙諫而不聽未詳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

以食文公公後皆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疏

晉文公重耳也遭麗姬之難出奔他國在路困乏推割股肉以餉之公後還三月封於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其宮門怒而逃公後慙謝追子推於介山子推

隱避公因放火燒山庶其走出火至子推遂抱樹而焚死焉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承

四

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大流死操瓢而乞者皆離名

輕死不念宗養壽命者也疏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子推尾生言此六

人不合玄道矯情飾行苟異俗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何異乎張祿死狗流在水中會病之人操瓢乞告世

間人物不悔見聞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重名輕死不念股本養生壽盡天命者死字有作承字者走字有作

氣字者隨字讀之承似猪物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于伍

子胥子胥沉江比于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

為天下咲疏為達道者之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于皆

不台實也在之所以說我者若是我以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生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自吾所聞知也今吾

昔子以入之情目欲親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

盈疏夫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稟之造物人上

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

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

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

騏驥之馳過隙也疏夫天長地久窮境稍除人之死生

時限迫促以有限之身寄死窮之

境何異乎騏驥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

馳走過隙也

馳走過隙也

莊子新編卷之六

六

者也丘之所言是吾之所奔也亟去是飯無復言之子

之道任任及及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

哉疏 亟急也任任失性也及及不足也夫聖迹之道仁

任任失真及及不足則夫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

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執轡低頭不能出氣疏 車

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匪英雄 飯到魯景門外適遇柳

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

往見師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疏 微無也然 柳下季曰

如此也

若前乎者則是篇首柳下云逆其心

則怒無乃逆汝意如我前言 丘所謂無病而自矢也疾

乎孔子答曰實如所言也 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占哉

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射可去也不回父而獨

疏 兇逆也疾料觸虎頭編虎用已雖盜匪不可御也

疏 兇逆也疾料觸虎頭編虎仲尼往說盜匪履其老險不異於斯也而言此章大意

排擯聖迹豈鄙名利是以排聖迹則訶責堯舜鄙名利則輕忽伯夷故寄孔師以摸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為之心也即郭注意失之遠矣

行疏 子張孔子弟子也姓顛孫名師字子張行聖迹之人也姓滿名苟得假託為姓名曰苟且貪得以滿

其心求利之人也盍何不也何不為仁義之行乎勸其捨求名利也 無行則不信不信

矣。

須 衰

卷之三



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疏  
 若不任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無職任無  
 職任則無利祿故有行則有名有名則有利觀察計當  
 仁義真是好  
 專宜行之也 若奔名利多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  
 一日不為乎疏 及乖逆也若奔名利則乖逆我心  
 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  
 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疏 多信猶多言夫識  
 貪殘則富謙柔靜退則沉多言夸伐則顯故觀 廉知讓則貪無耻  
 名計利而莫先於多言多言則是名利之本也 若奔名  
 利及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疏 抱守也天自  
 然也夫修道

抵獲有罪被任日被途  
 中被道控攝  
 搏攬也

之士立身為行奔擲名利乃乖俗  
 心抱守天真翻合靈玄之道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賊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  
 有不能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為匹夫今謂  
 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定者士誠  
 貴也疏 桀紂孔墨並叙於前賊謂賊獲也聚謂擊龜即  
 宰相比匹夫則變容而觀慰 盜賊小人也以賊獲比天子則慙怍而不服以  
 故知所貴在行不在乎位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  
 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義惡疏 此後叙  
 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曰成子常殺君  
 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  
 特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疏特逆也拂戾也齊桓公各  
 小白殺其兄子糾納其嫂  
 為妻管仲賢人也臣而輔之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用  
 成子常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帛史殺兄入  
 觸殺君竊國人倫之惡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為臣臣又  
 受幣言議則以為鄙賤情行則下而夷之豈非戰爭於  
 心胸言行相及戾邪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疏  
 成者為首君而夷之不成者為尾非非而毀之以此而  
 言只論成與不成豈與行與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  
 也所引之書並蕙燒滅今並無本也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

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疏戚親也  
 倫理也  
 五紀祖父身子孫也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仁義禮  
 知信五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亦言父母兄弟夫  
 妻也子張云君不行仁義之行則親疏無理貴滿苟得  
 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無可分別也  
 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疏堯廢長子丹朱  
 不與天位故言  
 殺也舜封同母弟象於有鼻之國念天下吏治其國湯  
 收納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何有親疏之理乎  
 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疏殷湯放桀於南巢周  
 武殺紂於汲郡君臣貴  
 賤其義安在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疏王季周大  
 王之庶子  
 季歷即文王之父也大伯仲雍讓位不立故以小兒季  
 歷為適管蔡周公之兄泣而誅之故云殺之廢適立庶

弟殺其兄尊卑  
長幼有次乎  
儒者為鮮墨者兼愛五犯六位將有別

乎疏  
夫儒者多言強為各位墨者兼受  
且子正為各我  
周者無私五犯六位有何分別

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疏  
監明也具也子  
張心之所為正

在於名苟得心之所為正在於利且各利  
二途皆非真實既乖至理豈明見於玄道  
吾曰與子訟

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

則異矣乃至於奔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疏  
謂訟

論說也約謂契也奔其所為捨已殉其所不為逐物  
也夫殉利謂之小人殉名謂之君子各利不同所殉一

也子張翁得皆共談玄言於  
無為之理敦於莫逆之契也  
故曰無為小人及殉而天

無為君子從天之理疏  
而介也既不逐利不殉名故  
能率性既根合於自然道也  
若

狂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疏  
相助也無間  
在直順自然

之道觀照四方  
隨四時而消息  
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徊疏  
徘徊猶轉變意也圓機猶環中也執於環中之道  
以應是非用於獨化之心成其意故能具其貫道

之理轉變化  
無窮者也  
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疏  
真性

也無轉汝志為聖迹之行無成亦心學  
無赴而富無殉  
仁義之道捨已效他將喪亦真性也

而成將奔而天疏  
莫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於成功  
必赴必殉則皆於天然之性也  
比于

剖心子平扶眼忠之極也疏  
比于忠諫於紂紂云聞聖  
人之心有九竅遂剖其心

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子胥曰吾死後抉眼懸於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斯皆至忠而遭其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疏躬父盜羊而子證之尾生以女子為期抱

泉而死此皆守信鮑子立軋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疏

而致其患也鮑焦廉貞遭子貢譏之抱樹立軋而死申子晉獻公大子申生也遭麗姬之難在彼說說不自申理自謚而死

矣孔子不見母臣子不見父義之失也疏孔子滯耽聖迹歷國應聘

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姓臣名章齊人也諫爭其父能不從被父憎嫌遂遊他邑亦耽仁義學讀忘取其父臨終而章不見此皆自滯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

王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此章言口尚行則行矯實王則士

偏故蔑行賤士以全其疏自比于已下臣于已上皆為

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忠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

昔相傳下世語之也是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

以諫君必其行以夏主莫不遭罹其患服從其殃為道

之人深宜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各就利者

誠慎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各就利者

彼富則人服之飯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

長生安休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

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疏無足謂貧乏之人不

知中和之道守分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

禍福也無足云世人卒竟未有不與地各與言而從就利

者則說其情適其性休質安而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為

者則說其情適其性休質安而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為

運短不足求邪為心意能知力不能行故推於  
正理志念不忘以遺貪求之心而不見取邪 知和曰

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天絕

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不覺古今之時是非

之分也與俗化疏 此人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

利情切與貴人同時而生共富人同

鄉而住者猶將已為超絕流俗過世世人况已之自享

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肉心無至不履正道不覺古

今之時代不察是非弄念而與塵俗紛竟隨末

而近化者也豈能識禍福之歸趣者哉 世去至

重奔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休樂意

之道不亦遠乎疏 至重生也至尊道也流俗何人現生

皆道其所為每事如斯其於長生一

道主命之 慘怛之疾怙偷之安不監於休休惕之恐怵懼

之喜不監於心疏 慘怛悲也怙偷樂也夫悲樂喜懼者

並身外之事也故不能監明於聖賢

照人於心盡而 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

愚者亦為之也 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疏 為為者有為也所以為者

無為也但知為於有為不

知為之所以出目無為也如斯之人雖貴總

萬機萬機富贍四海而不免於休惕等患也 無是曰夫

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

之所不能及疏 究盡也夫能盡天下善義盡人間威勢

者其唯富貴乎故至德之人賢哲之士

亦不能 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

父  
察曰人之德以為賢良非尊國而嚴若君父疏夫富貴

多依附故勇者為之捍智者為之謀德者為之助雖且

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傳不待象

而安之疏夫耳悅於聲眼受於色口嗜於味威權形勢

而身安乎蓋以適其情者不待教學而心悅樂豈服法象

雖非我孰能辨之疏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物

天下雖非無足誰獨之常情豈待師教而後為之哉故

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

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未疏夫知惠之人

能施為舉動以百姓心為心百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

不足故表之爭四夷而不自以為憂有餘故辭之升天

下而不自以為廉疏四外猶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

廉貪之實非以自利也自警其貪婪弃捨萬乘辭

之度疏也而及照於內心各稟度量不同也勢為天子

而不以貴驕人富者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慮慮其

反以為害於牲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疏夫不

貴為驕於不以錢財為媒疏者計其災患憂慮傷善於

真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名譽者也

夫富貴

且

夫

夫

夫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善生也善卷許由  
得帝而不受非庸辭讓也不以受善已此皆就其利辭  
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與利疏

雍和也支唐虞之化守時和平者非有精於仁惠不以  
美善害生也善卷許由被種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  
不以世受善也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慕殺之害  
故天下稱其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彼與名  
之意無足曰必持其名若林絕其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

長既而不死者也疏 必固將欲修進名譽若其形體絕  
其甘美窮約攝養於其生者亦  
何異乎久病固疾長肥不死雖生之  
日猶死之季此無足之辭難知和也 知和曰平為福存

餘為善者物莫不然而然財其善者也疏 夫平等被其  
福善有餘損

其禍善者天理自然也 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聲曰  
物皆如是而財最甚也

噤於芻豢醜醜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疏  
噤猶適也管籥管籥之流也夫富室之人恣情滯執口

爽醜醜耳聆官商取捨遺心觸類感動性之昏爽豈業  
志焉無所覺也 伎習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也  
知豈非亂也

疏 馮氣猶憤懣也夫貪欲既多勞後困弊心中侯寒沉  
溺憤懣猶如負重上坂而行此之委頓豈非苦困也

哉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休澤則毒可謂

疾矣疏 貪取財室以慰其心誘諂威權以竭情慮安靜  
閑居則其体沉溺休氣悅澤則情懣斯生動靜

馮

困苦宜非疾也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

捨可謂辱矣疏 堵牆也夫欲富就利情同登壁辭彼堵

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捨滿心戚慙求益而

不止可謂憂矣疏 戚慙煩惱也夫積而不散焉而不舍

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冠盜之害內周樓疏外

不敢獨行可謂畏矣疏 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懷璧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

盡性竭財單以反疏 六者謂下月之無故而不可得也疏 亂苦疾

辱憂畏也殫盡天下至害遺忘不察及其巨盜忽至性

命縱然平生食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室當時並罄欲及

不可得之也故觀之各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續意絕

休而爭此不亦惑乎疏 此章言知死

豈見有各利邪而流俗之夫倒置之甚情纏繞於

名利必決絕於爭求以此而言豈非大惑之甚也

南華真經注疏解徑卷第二十九



此篇論劍之理，言劍之利，在於心之正，而不在于劍之利。其言甚妙，不可不讀。此篇論劍之理，言劍之利，在於心之正，而不在于劍之利。其言甚妙，不可不讀。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郭象注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

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表諸侯謀

之，疏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劍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表弊，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謀議，欲將伐之也。太子憚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

士者，賜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說。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募莊子。莊子弗

受，曰：臣死且不避，獨不為天下死，不為天下死，不為天下死。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募莊子。莊子弗受，曰：臣死且不避，獨不為天下死，不為天下死，不為天下死。

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

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懼

何敢言疏欲教或何事乃賜千金既見金多故問太子

軍之幣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

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

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

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

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嗔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僂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疏髮亂如蓬鬢毛突出鏡為冠垂下

後之衣便於此事嗔目怒眼勇者之容憤然真臚故語聲難此劍士形服也

服治劍服二百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首及持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疏夫自得者內無懼

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疏汝欲用何術以教謙

於我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

乎於我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

下無敵矣其劍十步殺一人去千里行一莊子曰夫為

劍者少以重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

之疏夫為劍者道也是以志已屈心開通利王曰夫子

休就舍待命辭旨清遠感動王心故令休息屈就餘舍待談

劍戲然後邀延也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

人使奉劍於殿下方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王敦劍疏

敦斷也試陳劍士使企望日久莊子曰望之久矣疏請早試之王

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疏御用也

謂莊子

可擊劍故問之然臣有二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

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

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雞石城為鋒齊岱為鏑疏鏑

端也鏑又也燕雞在燕國石城塞外山北地晉衛為脊

周宋為鏑疏鏑也周宋二國近南故以為環也韓魏

為鈇疏鈇也韓魏二國在包以四夷懷以四時疏懷

夷以道德順勃海滄州也常山繞以渤海帶以常山疏北岳也造化之中

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疏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刑

鎮其地刑晉德德化也以此五

郭注  
衛作魏

莊子雜詁卷之三

三

常臣制區宇論其開以陰陽持以春復行以秋冬疏夫刑德以御群生

陽開闢春夏往持秋此斂身之無前舉之無上察之無冬肅殺自然之道也

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斂口用臣諸侯天

下服矣疏夫以道為斂則無所不包故上下旁通其能礙者浮雲地紀豈足言哉既以造化為可故

無不此天子之斂也文王茫然自失疏夫才小閱大不服也

若涉海失其所謂類曰諸侯之斂何如曰諸侯之斂以魏惠王之聞靜樂也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鑄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鑿以豪傑士為斂此斂身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察

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

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疏四鄉猶四方也夫能

之情為諸侯所以為異也但能依此斂口用如雷震之

用此斂而御于邦國亦宇內無敵

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負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

斂也疏易以震卦為諸侯故王曰庶人之斂何如曰庶

人之斂蓬頭實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鳴身而

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庶人之斂無異

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天主有天子

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天主有天子

之位而好度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疏莊子雄弁冠絕古今故能

說化趙王去其前好而王乃率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結會旨散在於此矣

環之疏環徒也王覺也非深懷慙惡以莊子命上殿展愧情繞食三周不能安坐氣急心滿豈復能食

乎莊子曰太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

出宮三月劍士皆服弊其處也疏不復受賞故恨而致死也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下

桂島主

